

在中心的边缘

在咖啡馆阅读

◆ 南妮

还有半本书打算在咖啡馆里读完。那里比家里热,不会有人来打扰。

果然,裹挟着清晨的寒风进去,灯光,暖气,以及咖啡面包的香迎面而来。仿佛是冬日一个更理想的家。

香草拿铁与羊角面包热乎乎,窗口面对着的是地铁2号线石门路出口站。吴江路休闲一条街巨大的彩色广告前是匆匆行走的男女上班族。深色的滑雪服,长靴,帽子,手拿纸杯装的咖啡或者茶。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脚步快或者慢,完全像舞台一幕场景——每一张陌生面孔的背后都有故事。故事的内涵要你去想象和创造。

同时在看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朋友的长篇小说。《等待》和《落地》都是我喜欢的小说,但《南京安魂曲》看了一个开头仍然放下了,转身看朋友30多万字的处女作。哈金作品里的忧伤是吸引人的,他有很好的控制力。之所以放下了他的书

看朋友的书,是因为哈金的好是可以想象的;而有行政职务的朋友,其小说是怎样一种面貌,为好奇。

曾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著名人士的一句话,他说今天写小说就像是乞丐。言语夸张了点,想必是有切肤之痛的恶咒。一腔心血耗进去,大量精力抛进去,枯灯夜坐,冥思苦想,反复修改,辗转出版……然后呢?稿费微薄,反响似有若无……全家人反对:“干什么不好呢?谁还在看书!”

五十年代出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许多人怀揣文学梦,从文学青年到做作家梦。能在纷乱之中终于写就自己人生第一个故事的人是值得大大喝彩的。朋友的故事叙述得很好,最可贵的是它拥有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那种纯正完善的价值观和火热的真性情。

看熟人与非熟人的书的区别是,前者并不仅仅是阅读,那似乎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探询。享受着咖啡

馆的安静,但是安静还是被打破。“你孩子是在上外静小上学的吧?我认得你。能不能将你的手机借我用?我要上网,忘记带手机了。”——一个中年妇女向我凑过来。错鄂着看向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认错人了,或者我不借手机。

第二个插曲紧随着到来。一个男青年突然地把一张纸片伸到你看书的桌前,你眼皮底下。是什么残疾人机构,讨钱。公共场所遇到数次,N次给过钱,也N次不给。不知道纸片是真是假。给钱的时候就相信是真的。

时间也差不多了,决定离开。再坐下去,第三个节目也许会接踵而来。

这个世界没有彻底的宁静了。忽然明白了朋友的坚持。也明白了所有做梦者的坚持。他们做点什么,维护青春梦想,记录往昔生活的点滴,乃至向文学大师致敬,那是为了可以有心底的宁静。

总是想得太多

洋学生

◆ 戴蓉

罗是我的美国学生。皮肤雪白,穿红着绿都明媚。每次我纠正她的错误,她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但一会儿又勇敢地把我一些奇怪的汉语句子说给我听。上课时,她总坐在班里的日本大叔旁边,倒也相映成趣。我给他们布置作业,发一则祝福的短信给我。罗发来的是:“希望您找到您的问题的答案,希望您选择最好的马路(道路),希望您没有关于学生的噩梦……”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到的最有趣诚恳的祝福。

玫瑰也是我的学生。第一次点名的时候有点失望,可能看小说中毒太深,总觉得唯有颠倒众生的人才能配得上这个名字。后来发觉她虽然不够亮眼,却很耐看。低垂着一张笑脸,似笑非笑的样子,挽一个花布袋,打扮得颇有艺术气质。最重要的是她聪明,一点就透。大风降温的清早第一节,一跨进教室,玫瑰就轻盈地走上前来,手里捧着一盒饼干请大家吃,她说是瑞典的姜汁饼干。饼干盒子上红底绘着白色的雪花。

有时我“为难”我的学生,让他们用汉语来回答一些人生的问题,比如什么叫“找到自己”。他们在心里组织了半天,终于有一个来自诺丁汉大学的男生结结巴巴地用汉语说:“找到自己,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誰,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去旅行,听音乐……”他喜欢打架子鼓,也许他想过这个问题。我的学生偶尔也让我无言。口语课谈到婚姻的时候,一个比利时学生说:“你们中国人结婚,姑娘要漂亮,男人要有房子和车子。我们觉得这些都没关系,还是爱情比较重要……”她耸耸肩,脸上有谴责的神情。

有一幅漫画,家长拎着一棵树苗在教室外站着,里面清一色是方头方脑的木头人,讲台上站着一把斧子。我常常想,即使我教不了他们什么有用的东西,至少不要砍伐他们的自信、自由和清新。

钢笔画世界



韩国济州岛济州市街头

杨秉辉 画 \ 文

济州岛在韩国南部、朝鲜海峡之中,隔对马海峡与日本相望,为韩国第一大岛。由于古代曾是耽罗国地方,故又称耽罗岛。连同其附近属岛,面积18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上设济州与西归浦两市。济州岛风景优美,为发展旅游事业,对我国等游客皆免签证开放。岛上民风淳朴,且岛民多自认他们是秦时徐福东渡日本时,遗留该处之人员的后裔,故西归浦市之名称,即来自向西即归故国之意。

茶艺老师与首席小提琴

本埠生活录

◆ 石磊

之一,冬日午后无所事事,被友人抓去听一堂茶艺。

一向不喜欢茶艺这种怪异东西,茶是用来浓饮淡吃随意吃的,不是用来炫技摆谱论身份的,更不堪给人张开嘴巴宣讲,茶要沦落到给人大肆开讲的地步,也真是悲情四起了。连日本人的茶道,亦并不喜欢。肃穆淡静是有,可惜吃力得腰细,要屏息倾听竹刷在茶碗里的荡涤之声,吃茶吃得那么累,真是不惬意。更兼不喜欢抹茶的浓艳,日本文化看似淡渺,其实很多地方落手极沉。

这些都是一些闲话,还是讲那天下午的茶艺。踏进教室,人家茶艺老师已经带着助手在摆茶席了,一眼瞭望过去,真真心都灰了。那个高个子中年女,是获奖无数的茶艺老师,伊居然,伊居然长一嘴崎岖龅牙,梳一个枯山水的杂草丛生短发,两眼苛刻严厉的凶光,像足更年期的小学班主任。我原地转个圈,恨不得掐自己一把。想想真是昏了头,怎么会跑来听这种女子讲茶?

茶艺开讲,龅牙女子说话大张大合,口气铿锵。伊翻出一点茶叶,递给在座太太们,严肃地讲,大家传阅一下。十分钟以后,我都有点忘记坐到这里是做什么来的,不是来喝茶的吗?但她泡出来的茶,老天知道,不是我傲慢,真的寡味极了。

茶艺之后,我还好学不倦地问,

老师啊,推荐几种好喝的茉莉花茶可以吗?现在的茉莉花茶香精太多,都不知道选什么合适了。人家翻我一个大白眼,冷冰冰的,依上海人,怎么会喝茉莉花茶?我又活生生瞪目一回。

之二,夜里去听音乐会,汤沐海率本埠某乐团,整堂贝多芬。看看曲目蛮激動的,很久没有在音乐厅里听贝多芬了,大家现在大概都嫌贝多芬太大众了,扔一边去了,弄得想听贝多芬,倒成了难事。

本埠乐团的贝多芬,水平如何就不具体展开刻薄地说了,说说首席小提琴吧。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应该梳个七零八落的盘发?不要随随便便梳一张敷衍了事的脸?首席小姐,这样的夜晚,至少穿一袭得体的长裙,至少梳一个体面的盘发,至少端一张有点内容的脸。同场听音乐的女友,远比我刻薄,义愤填膺……

当晚倒是汤沐海先生表现上佳,整堂音乐会,像是汤汤一个人的幽然独舞,奔腾挥汗,忙不胜忙。当汤汤甩着一头湿发出来谢幕的时候,台下大把女听众的心,估计都坏掉了。

西南的琐事尘语

当画看的东非花布

◆ 浩尘

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肯尼亚,每一个游客们去逛的市场,主要的货品就是木雕和印花棉布。

我是花布控。一看到花布就走不动路,但凡旅游,无论国内国外,每次带回家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布——桌布、围巾、床单什么的。

东非的印花棉布有一个斯瓦西里语的词汇,叫做 Kanga。Kanga 的作用在东非主要用于服装,说非洲女人“穿衣三块布”,腰间围一块,上身披一块,头上包一块,这些布就是 Kanga,算是她们的传统服装吧。这些穿 Kanga 的女人,我在东非见过很多,她们从头到脚一般都用的是同一种 Kanga, 倒也简单,不存在搭配的问题。这些 Kanga, 大多是色彩艳丽的大图案花布,所以,这些女人走在蓝天白云之下,效果是相当浓烈的,跟热带的气氛很匹配。这些女人很多头上还顶着一个巨大的盆、篮子和包裹之类的东西,手不扶物,悠闲笃定地走着,像一棵开着大花有着巨冠的树在行走。

翻看《纺织史》(纺织品研究学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惠特纺织品馆馆长 Jennifer Harris 主编),里面有一段谈到非洲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织物。说是这个地区自葡萄牙贸易统治时期开始,就开始由国外进口纺织品。随着印花棉布的大量进口,逐渐把非洲东部、东南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以及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的各个港口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随着这些国外印花棉布的大量流入,非洲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大量设计生产印花棉布了。也正因为如此,东非花布在黑人传统风格的基础上,渗透掺杂了很多的阿拉伯元素和印巴元素。

在坦桑尼亚,中国早年援建的友谊纺织厂,现在已经是江苏省常州市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家厂专门生产 Kanga, 市场主要就在东非,供不应求。我在友谊纺织厂参观访问的时候,听中方负责人的介

绍,才知道我所以以为的东非花布都叫 Kanga 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不对的。所谓 Kanga,指的是完整图案的一幅花布,而连续图案的花布,其实应该叫做 Kitenge。

在东非,我买了一堆布回家。围巾居多,另外,买了传统的马赛布(非洲土著马赛人围在身上的那块大布,一般都是红色细条纹)。另外,买了几幅 Kanga, 有两幅严格说来是 Kitenge。这两张布是我特别喜欢的,完全可以当画来看。铺在餐桌上的那一幅,在格状底纹上有同为深蓝色的盛盘葡萄图案,色调高雅,图案也很标致,繁复中透出一种清简,跟我们中国的青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一幅我铺在客厅茶几上的,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风情,看上去就热情就饱满就欢乐就鲜美多汁。这幅花布让我想起了东非的芒果汁,那真是至尊美味,已经成为我以后有机会再去东非的一个重要理由。

让思想拐个弯

分居

◆ 顾土

诗歌口香糖

无题(247)

◆ 严力

-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当成功忍不住喊出了你的名字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有些成功要付百分之一百五的税
- 从每一块历史的横截面上都能看到矿化的物质包括谎言
- 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常常被压成了矿石开采的工作就成为了一种最具挑战的职业
- 如今的狩猎者除了继续囤积食物还要为自己端出不能红烧的蓝天绿水这就叫环保
- 尽管我们认识到多年来工业发展的暴风抑制了草木的生长但排斥体力劳动的螺丝并没从人们的手脚上拧下来

分居是现在很时兴的一个词儿,我不但听见看见年轻的在那里闹分居,还知道有许多一把年纪的人竟然也有此举。分居久了就是事实离婚,这也是从外国传来的规矩,但不知为什么,大家接受起来还特别顺利,好像很得人心。看来,人人都认为婚姻是不能分开的。

其实,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成年,四周的已婚大人,分居的并不少见,如果算上听来的和报纸上读来的,那就更多了。熬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牛郎织女”现象终于被作为一项重大社会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

那时的分居,都是分居两地,似乎没人认为分居久了就该离婚,反而还将这当作高风亮节加以颂扬,说是“埋头工作十几年,克服了两地分居的困难”等等。我家的邻居,女方在北京,男方在成都,两个女儿各带一个,一分就是20年,后来四处找领导,多方运作,终于合在一起。没料到,分居时间太长,单独过惯了,合着过反倒不适应,最后离婚了事。我的一位广东亲戚,总也找不到对象,30多岁终于和一位北京女子结婚,分居20多年,退休后才聚成一家,还没住房,只得栖息在岳父母的小房里。

那时的分居,不是自己闹分居,而是逼不得已。一个普通人,如果想

告别分居,首先要将两人的工作单位换在一个地方,换工作的前提则是那边单位放人,这边有单位接受,其间还有复杂的内查外调;然后是迁户籍,没有户籍就没有购货本、购粮本、布票、粮票、车票、工业券等等一堆的票证,没有票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经过一年半载好不容易都办妥了,还要向单位申请住房,没有住房的夫妻,仍然是分居。如今经常看见那些80后,动不动就换工作,一换就是一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抬起屁股就走,难免生出羡慕之情。

每当临近新年、春节,我又想起了从前的两地分居。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旅游,所以节假日几天几夜枯坐在列车上苦苦期待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分居的男女。不过,今天的列车上也坐着许多分居的,他们是和自己的孩子分居,只能趁着年节赶回去与“留守儿童”团聚,还要去探望那些代行父母之职的祖父母们。

都市专栏



周刊 第247期